

午夜图书馆守门人 尼克·萨德 向中国读者敞开大门

# 午夜图书馆

## 屋子里的陌生人

适合小学中高年级以上儿童阅读的惊悚故事  
有助于儿童的心理发育和健康成长



畅销欧美  
2000  
万册

广州出版社

海豚传媒

# 午夜 THE MIDNIGHT LIBRARY 图书馆

屋子里的陌生人

叙述者：伊桑·斯派塞

翻译：王天水



广州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屋子里的陌生人 / (英)伊桑·斯派塞著;王天水译. —广州:广州出版社, 2009.8  
(午夜图书馆)

ISBN 978-7-80731-942-9

I. 屋… II. ①伊… ②王… III. 儿童文学—故事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3047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7-2007-017

## Blood and Sand

Text copyright © 2005 Working Partners Limited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2005 David McDougall

Created by Working Partners Limited, London W6 0QT

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5 by Hodder Children's Books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9 Dolphin Media Co., Ltd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经英国 Hodder 出版社授予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。  
由广州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## 屋子里的陌生人

[英]伊桑·斯派塞 / 著 王天水 / 译

责任编辑 / 易文梅 杰

美术编辑 / 胡金娥 装帧设计 / 王 中

出版发行 / 广州出版社

经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/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889×1194 1/32 26.125 印张

版次 /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/ ISBN 978-7-80731-942-9

定价 / 60.00 元(全六册)

策划 /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网址 / [www.dolphinmedia.cn](http://www.dolphinmedia.cn) 邮箱 / [dolphinmedia@vip.163.com](mailto:dolphinmedia@vip.163.com)

咨询热线 / 027-87396305 销售热线 / 027-87396822

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/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王清博士

邮箱 / [wangq007\\_65@sina.com](mailto:wangq007_65@sina.com)



## 前 言

亲爱的孩子，我叫尼克·萨德

你可以叫我影子先生

我有一个可爱的家，那是个神秘国度

我在那里游来荡去，无拘无束

并且

我还将从各地收集来的恐怖故事存放在那里

你想知道它在哪里

想从书架上取下那些恐怖故事吗

如果你答应保守秘密

我愿带你前往

请把这本书带回家

这就是通往

## 午 夜 图 书 馆

的秘密通道

上路吧，孩子

好孩子是不会害怕的



## **屋子里的陌生人**

人类最好的朋友 / 001

屋子里的陌生人 / 067

血与沙 / 099

## 人类最好的朋友



这是本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葬礼。另外还有几个小孩，他们看上去全都像他一样不自在，穿着一身匆忙买来的黑礼服，努力不让自己显得坐立不安。但这儿大多是姨妈、姨父、舅舅、舅妈。当然，还有他的爸爸、妈妈。

泪水在他的眼睛背后鼓捣，但是本下决心不哭。他十二岁，早已过了爱哭的年龄，不过他周围有些大人在哭。这是最糟的一段时间——看着那么多他认识的人心酸难过。

外公的棺材被放进墓穴时，他闭上了眼睛。那天早晨，他非常不安，早饭也没吃，这会儿肚子开始咕咕叫了。不过很幸运，牧师开始诵读《圣经》，他的声音

很响，把什么声音都盖过了。

牧师读完之后，本的妈妈走上前去，朝棺材上扔了一支黄色康乃馨。本走上前去，朝墓穴里看。他心想，有一天，他自己也会躺进那些长长的木头箱子里。这念头让一阵寒颤爬上了他的脊梁。

比起葬礼本身，本更恐惧葬礼后要在一个姨妈家举行的聚会。他知道，大家会站在四周，令人尴尬地谈论外公。他不想听那些话。

但是，本错了。何止是令人郁闷。一大家子人非但好像不悲痛，还庆祝起来：庆祝他们全都还活着，并且团聚在一起。许多年长的亲戚在交流童年时对于埃迪·史蒂文斯（埃迪·爱德华的昵称——译注）的记忆，那是他外公。本感到自己的情绪高涨起来——直到一句话使他当即目瞪口呆。

“当然，他有了那个可怕的东西后，我再也不四处转悠了！”他的一个姨妈一边这样说，一边啃鲑鱼三明治。

她说的是什麼？他竖起一只耳朵，想不让人家看出来他在偷听。

“人人都不再四处转悠了，”另一个姨妈说道，“我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会买那只恐怖的动物。我讨厌它的目光追随人在房间里转悠时的那副德行。”

第一个姨妈点点头：“嗯，看它那样子，我怎能不汗毛直竖。它的眼睛盯着你时，感觉就像它想钻到你头脑里去似的。真不知道他和它一起是怎么过的。”

本正犹豫着是否该问一问她们说的是什么动物，却看见了他妈妈。她坐在一张旧皮扶手椅里，正边哭边用手绢抹眼泪。爸爸坐在椅子扶手上，一只手搂着她。本无法想象失去爸爸，而外公毕竟是妈妈的爸爸。对目光盯人的动物追根究底的念头被本丢在了脑后。

葬礼已经过去了两个礼拜，本的脑袋里仍然想着外公。事实上，爸爸妈妈很少聊别的。他们告诉他，外公走后留下一屋子的东西，房东希望月底前把它们都搬走。爸爸妈妈忙着归类整理，似乎经常连本在场也都忘了。

他决定让他们俩忙他们的事，不去妨碍他们，等事情全做好了再说。但是那天早晨，妈妈来到他房间里，放了一样东西在他的床头柜上，说什么这是他外公留给他的。本打开那只破损的旧皮袋，朝里面看。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闪亮的旧金属物件。他拿住失去光泽的旧链子，把它拉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块古代样式的怀表。玻璃已经碎裂，嘀答声响得像炸弹。本发现怀表背面锈得不成样子，手一摸，就沾上了黄色的锈尘。他其实并不想要它，但如果外公一定要给他……

本感到一阵负罪感向他袭来。最近几年，他见到埃迪外公的次数不多。爸爸妈妈去看他时，本总是另有事情要忙。

有时候，他还找些借口来应付。

几年前外婆去世后，外公一直没照顾好自己，没料理好他的家。房子里渐渐开始发臭，闻起来像没洗的衣裳，像早该丢掉的食物。人走出房子时，身上会沾带些臭味。因此，本一般都不去。可是现在，再要去看外公已经太迟了。

“本？”妈妈的声音吓了他一跳。她在楼下喊他：“你外公的其他东西都到了。你想下来看看么？”

刚才本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，连厢式货车停在外面的声音也没听见。他从椅子背上一把抓过牛仔裤和T恤穿上，急急忙忙下楼出了后门。他看见雷克斯已经抢在他前头跑到外面，冲着停靠在车道上的大货车，兴奋地吠叫着。

雷克斯是本的大个子德国牧羊犬，棕灰色的背，奶油色的肚子，毛茸茸的尾巴，长长的腿。雷克斯以前是一条流浪狗，是他们从本地的犬类收容所里救出来的。当时爸爸妈妈带着本一起去，还允许他自己挑选他想要的狗。他没要那些可爱的小狗仔，挑上了雷克斯。

如果你和雷克斯不熟，它是相当吓人的，尤其是

在它勃然性起、狂吠不已的时候。有雷克斯在，家里不用装防盗铃。

厢式货车是个大块头，把整个车道占得满满的，好像装得下整整一个办公大厦里的东西，外公收藏的那点玩艺儿算不上什么。

司机放开货车尾部的双合门时，本在对着车子一侧的后视镜照镜子。为了参加葬礼，妈妈带他去剃了个头，他希望头发能快些长回原来的样子。他用手指捋着头发，想让它挺起来。

“行啦，过来吧！”爸爸说。

本绕到车子后面，朝里面看。他的目光落在那一车杂货铺一般的财物上，它本属于已故之人爱德华·史蒂文斯。

或者换句话说：一大堆没用的旧垃圾。

本向里面张望。厢式货车里装满了发黄的报纸、生锈的烤箱和诸如此类的废物。与车里面的绝大多数玩艺儿相比，那只怀表似乎是上上乘的好东西了。“我们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？”他问。

爸爸把手放在他屁股上：“看看有什么适合留下来的，有什么值得送到慈善商店去，还有什么只好扔掉拉倒。我看就这样！”他后退一步，看看那一大堆杂七杂八的货色，“几乎全是垃圾，本。但是房东要我

们在葬礼后把所有东西直接运走。否则的话，我看，我们会把绝大部分东西都扔在外公家里不要了。”

“有些东西还行。”本说。他看中了几样很酷的遗物：不成双的小装饰品，满满一盘旧邮票，一台史前式样的打字机，还有一架收音机——外公总是称之为无线电，它看上去绝对是古代的东西。他曾经在电视节目中看到有人卖古董发大财。也许这里面有些东西值得收藏。

雷克斯分享了本的热情。它跳上车子，十分兴奋。

本笑了。他知道雷克斯那样做的原因，那里面是嗅觉的天堂。

爸爸从梳妆台上拿起一只盒子，递给本。“瞧瞧里面是什么？”他说。

盒子里全是老照片。有些是全镜冲洗的，有些只是底片或者是邮票大小的“接触印象照”，拍这些照片时，数码相机恐怕是想也没人想过的。有些照片已经卷曲破裂。有的被蠹虫啃过，上了霉。但不少照片还是好好的。本很快地一张张翻看着。有一张拍的是外公和外婆年轻时，一起在海滩上，穿着老式泳衣。

爸爸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，边看边笑。“这些我们得留着。”他说。

“但是有股怪味儿，爸爸。”本说，“我可以把它们全扫描了，存进光盘。那样就可以永久保存了。妈妈

会赞成的。”

“好主意，本，但我认为怪味儿不是照片上的。”  
爸爸一边说，一边向卡车后部歪了歪脑袋。

爸爸说对了。难闻的气味好像是从一条大防尘套下面散发出来的。本爬上车，来到雷克斯旁边，伸手去拉防尘套。呱—呱—呱呱呱！一阵很响的声音吓得他撒开手，尖声大叫，差一点立脚不稳，向后摔个大跟头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他说，一颗心怦怦直跳。

他退后一步，让爸爸把防尘套拉下来。

下面是一只极其漂亮的黄铜鸟笼。它那金色的栅条拧成螺旋形的图案，上面嵌着一扇扇小小的彩色玻璃窗。笼子顶上的钩子雕刻成一条龙的形状。笼子盖的工艺图案也非常精美。

但躲在笼子里面的东西就不那么美丽了。

雷克斯窜下卡车，仿佛尾巴着了火一样，它把本撞得一屁股坐在一张满是灰尘的旧椅子上。他向笼子里张望。

“一只鸚鵡？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可不是一只鸚鵡么？不过，如果不是它叫了一声，他还以为它已经死了，做成了标本，在被蛀虫啃呢！

本在电视上的大自然节目里见过的鸚鵡都是很漂亮的：闪闪发亮的眼睛，清洁光亮的羽毛，身上斑纹

的色彩比焰火还要鲜明。不像这一只，它显得疙疙瘩瘩，又老又丑。它还有很过分的地方。它几乎把笼子都占满了，但它并没有蓬起羽毛诸如此类的——它并没有很多羽毛。它的身体似乎大部分都满是伤疤，仅有的几根算作羽毛的东西灰白而褴褛。鸟喙两边的呼吸孔看上去像是蒙上眼睛的木匠钻出来的洞一样。它那抓着栖木的尖爪子，好像能深深地抠进你的身体里，根本不用费力就能抠出一大块肉。

“见过伊戈尔。”爸爸说。

“伊戈尔？”本说，“那是个什么名字呀？”

“嗯，你希望叫它什么？”爸爸笑道，“泰德尔斯？”

爸爸说得对。伊戈尔这名字正合适，一个骇人的名字，跟它那副骇人的模样很般配。

“你知道，这个小伙计是你外公最后的岁月里最亲密的伴儿，”爸爸说，“我想，是他从什么地方的市场上买的。人家给他讲了它的各种故事，它至少有一百岁，也许还要老很多。”

在本看来，这玩艺儿好像其实已经死了大约一百年了，只是还没意识到而已。他一点都不喜欢它。他特别不喜欢它盯着他看时那副模样：把头拧过去，用一只黑眼睛死盯着他的脸。

“外公告诉你妈妈说，伊戈尔是只很会说话的鸟儿。”爸爸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叩着栅条：“漂亮的波

莉，漂亮的波莉（原文押头韵和尾韵，类似绕口令——译注）。”

“小心，爸爸，它会啄掉你的手指。”本警告说。

但是他爸爸一个劲儿地忙着逗鸟儿说话：“漂亮的波莉，漂亮的波莉。”

很幸运，它没有啄他，但它也没有说话。它只发出了一个低沉的咯咯声，然后是一个砂皮磨东西一样的声音。

“喔，嗯，如果我们留下它，它渐渐地喜欢上我们。”爸爸说，“它最后肯定会开口说话的。”

现在失语的不只是鹦鹉了。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留下它？爸爸一定是在开玩笑。

“别担心。”爸爸笑着说，“我只是说着玩。我做梦也不会这么想的。不过你妈妈可能会有信心。她知道伊戈尔对你外公有多重要。”

本不想和那只难看的鸟儿分享他的家，所以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待了一会儿，在网上冲冲浪，找些鹦鹉不好的事实给他妈妈看看。大多数有关鹦鹉的网站都是鹦鹉爱好者设立的，但他还是找到了几段好文字：

**鹦鹉吵闹、脏乱、有潜在的破坏性，购买和喂养花费昂贵，需要许多时间和精力。**

在一定情况下，所有的鹦鹉都会咬主人。

鹦鹉好斗，如果认为某人对他们构成威胁，它们会变兴奋、发嘘声、尖叫、拍动翅膀，发起攻击。

他把找到的文字打印下来，拿着那张纸下楼去。

鹦鹉笼子已经在厨房里了。伊戈尔蹲在它的栖木上，本的父母轮流把桔子瓣从栅条之间递进去，喂给它吃。作为回报，那鸟儿发出感激的咯咯声，并且昂起头，让本的妈妈把一根手指从栅条间伸进去，摸摸它的下巴。

这情景有些怪怪的。鹦鹉的模样那么可怕，而且有潜在的暴力倾向，他们为什么还咕咕地哄它，好像它是只很酷的小猫似的？刚才在厢式货车旁，爸爸好像还是要多讨厌它就有多讨厌它呢！

也许他们之所以感到高兴，只是因为伊戈尔终于开始对他们说话。

“那么谁是个漂亮男孩？谁是个漂亮男孩？”伊戈尔用迷幻歌舞会的声音说。

“不是你，伙计，”本不出声地说道，“那是毫无疑问的。”

“瞧，它很友好。”爸爸微笑着说。

“是啊，可爱的老东西。”妈妈说。

可爱？他们怎么能看着它身上那些疤痕不把脸扭过来？他们怎么能闻着它的气味不冲到水池边去

呕吐？是不是那只蓬头垢面的老鸟用胀鼓鼓的黑眼睛对他们施了催眠术？

“谁是个漂亮男孩？”它重复道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可怜的老伊戈尔看来支持不了多久了，”爸爸说，“它活不长的，也许我们该给他养老送终——看在外公的分上。”

“噢，我们起码得做到这一点。”妈妈赞同。

本扬了扬那张纸说：“但它可能会攻击我们。这上面说的。”

“攻击我们？”爸爸笑了，“一只相思鹦鹉，把翅膀别在背后不动，也能打败这个老家伙。可怜的老东西！”

本转而找妈妈。“你不能让那样一个东西满屋子扑腾，”他说，“想想看，要是它的爪子抓住你的头发会怎样。”

妈妈又喂了它一瓣桔子。“他不会满屋子扑腾的，傻儿子，”她微笑着说道，“让它待在笼子里。我们会考虑一下，再决定明天早晨怎么办。不过，今天晚上我们把笼子放在休闲室里吧！”

休闲室里？

本没有听错吧？他原本希望他们把它放在外面车库里的，当然，丢到后花园后面那片田野里去更好。妈妈连雷克斯都不让待在休闲室里，干吗让这只鹦鹉待那儿？休闲室可是她的骄傲，总是整理得干净整洁，

一尘不染；她没有不让自己进去，他都已经很惊讶了。这真是胡来。

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爸爸搬走笼子，让它占领了这所房子里最好的一个房间。

本的爸爸把伊戈尔安顿进休闲室后，就走进书房关上了门。妈妈急急忙忙出门去超市，买菜准备晚餐。这样一来，丢下了本一个人，和那动物在一起。

他根本就讨厌让它待在这所房子里，更不用说待在休闲室了。他不想接近它，但他已经到了产生兴趣爱好的年龄。这样看来，我只好暂时忍受它了，他心想。

本走进休闲室，坐在地板上。他打开电视，把盘子放在大腿上。刚才乘妈妈出去的机会，他悄悄地去弄了一块三明治，一玻璃杯牛奶。在休闲室里吃东西是不允许的，妈妈的眼睛里装了碎屑侦测器。她总是把房间弄得完美无瑕，以防万一有客人来访。本环顾着地板上铺着的一尘不染的地毯，锃光瓦亮的桌子和梳妆台，洁净整齐的窗帘，和那些大而昂贵的沙发和椅子。她居然让臭哄哄的吃虫子老鸟待在里面，好像太不可思议了。

黄铜笼子放在最高的台灯旁边。那盏灯妈妈一直让它亮着，因为她说这样比开大灯省电。伊戈尔是一只大鸟，它投在墙上的影子怪吓人的。